

凡人心迹

秋光与暖阳

王来勇

周日的晨光刚漫过窗棂，孙子就攥着我的衣角晃悠：“爷爷，我们今天去哪儿呀？”我笑着拍拍他的小脑袋，拎起早已准备好的背包：“带你去看一片‘会发光的海’。”小家伙眼睛一亮，立刻蹦跳着跟上我的脚步，小脸上满是对未知旅程的期待。

驶离城区，深秋的田野在车窗外徐徐铺展。道旁的杨树挺拔如卫士，金黄的叶片在风中簌簌作响，像是在吟唱着季节的歌谣；柳树的枝条褪去了盛夏的翠绿，染上淡淡的浅黄，随风轻拂，柔情似水；梧桐的叶子正由绿转黄，宽大的叶片在晨光中泛着温暖的光泽，偶尔有几片随风飘落，在空中打着旋儿，轻盈地铺在路边。孙子扒着车窗，叽叽喳喳像只出笼的小鸟，一会儿指着远处泛红的杉树林，一会儿数着田埂上觅食的麻雀，嘴里满是新奇的感叹。

目的地是淮河能源颍桥煤矿采煤沉陷区。车刚停稳，孙子就被岸边一艘废弃的水泥船吸引，拉着我的衣角急切地问：“爷爷，我们能站到上面去看看吗？”我牵着他的小手，踩着略显粗糙的船身，小心翼翼地登上微微倾斜的船体。站在船头远眺，万亩水域尽收眼底，风掠过水面，泛起层层涟

漪，竟真有几分浩瀚海洋的壮阔。谁能想到，这片如今水光潋滟的土地，曾经是地表塌陷、沟壑纵横的沉陷区，是党和政府的科学治理，让昔日的“生态伤疤”蜕变成了今日的生态画卷。

我牵着孙子的手沿水岸漫步，脚下的步道平整宽阔，两旁的灌木从缀着深红与橙黄的叶片，像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。踩在落叶铺就的软毯上，“沙沙”的轻响伴随着我们的脚步，格外悦耳。水面上，一群野鸭正悠闲地游荡，它们时而扎进水中觅食，时而贴着水面低飞，翅膀划破涟漪，留下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“爷爷，你看鸭子！”孙子挣脱我的手，朝着水边小跑几步，又怕惊扰了它们，小心翼翼地停下脚步，踮着脚尖张望，小脸上满是专注与欢喜。

时近中午，秋日的阳光愈发浓烈，直射在水面上，泛起一片耀眼的银光。那些漂浮在水中的集电小房在正午的阳光下格外醒目，白色的外墙反射着明亮的光泽，与湛蓝的水面相映成趣。“爷爷，那些漂在水上的小房子好像在发光！”孙子倚在我身旁，眯着眼睛望向远处，语气中满是惊奇。

那是收集阳光的小房子，”我指着水中央的建筑，耐心解释道，“它们

把最强烈的阳光变成电，送到千家万户，让大家用上干净的能源。”正午的阳光把光伏板照得湛蓝发亮，与周围金秋的树木形成鲜明而和谐的对比如——杨树金黄耀眼，柳丝如帘幕轻垂，梧桐的宽大叶片在阳光下几乎透明，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秋日图景。一阵秋风吹过，水面泛起细密的波纹。光伏板阵列随着水波轻轻晃动，仿佛在与岸边的树木对话。杨树的倒影在水面上破碎成点点金光，柳枝在水面划出细长的影子，梧桐叶像小舟般在光伏板间漂游，灵动又诗意。

“为什么小房子不怕水呢？”孙子皱着眉头，好奇地追问。我蹲下身，平视着他的眼睛：“它们穿着防水的衣裳，就像你下雨天穿雨衣一样，能保护里面的机器不被水打湿呀。”他听完咯咯笑起来，小手在额前搭个凉棚，继续眺望那片水中的奇迹，眼神里满是崇拜。

正午的阳光越来越烈，水面上的光伏板却愈发精神，深蓝色的板面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的能量，仿佛在积蓄着无穷的力量。孙子从船板上捡起一片梧桐叶，叶片在阳光下脉络分明，他举到我眼前：“爷爷，叶子也像光伏板一样在收集阳光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我摸摸他的头，心中满是感慨，“所有的生命都需要阳光，就像这片土地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怀一样。曾经这里满目疮痍，是国家的好政策和治理者的智慧，让它重获新生，才有了今天的美景。”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把梧桐叶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，仿佛珍藏了一份秋日的秘密。

离开时已过正午，阳光依旧明媚。孙子坐在车里，频频回头望着那片水域，水中的集电小房在正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与岸边的秋色构成一幅动人的画卷。这片曾经伤痕累累的土地，如今在秋日暖阳下焕发着新的生机，万亩水塘涵养着水源，光伏板输送着清洁能源，野鸭自在栖息，渔民安居乐业，这正是生态治理的光芒，是党和政府心系百姓的生动见证。

返程的路上，孙子靠在座椅上，手里摩挲着那片梧桐叶，小脸上满是满足。我望着车窗外倒退的秋景，心中愈发清晰：今天带他来这里，不仅是让他欣赏深秋的美景，更是想让他在这片土地上，感受党和政府的阳光温暖，见证采煤沉陷区重生的力量。这份对自然的热爱、对国家发展的自豪，会像这秋日的暖阳一样，在他心中生根发芽，伴随他成长。

心香一瓣

乡村的味道

龚本庭

那年放假，我推开老家咿呀作响的木门，母亲灶台上炒青菜的香气，裹着滚烫的热气扑面而来。我深吸一口，几小时行车的劳顿，顷刻间便被这熟悉的“乡村味道”涤荡一空。

父母年近古稀，身体尚好，依旧舍不得那几亩地。劝他们别再操劳，父亲总说：“棉花不等人，得赶紧收。”我便跟着他去棉田。雪白的棉花偶尔沾上衣裤。看着棉桃咧开嘴，吐出饱满的白絮，我一阵恍惚——这景象瞬间唤醒了记忆。童年时，我常在这地儿玩耍，裤脚总沾满泥泞与草籽。如今，唯有在俯身贴近土地的这一刻，才感觉自己重新接上了那份遥远而质朴的底气。

母亲送水来时，拎着印花的保温杯。她递过茶，杯盖精巧，滴水不漏。可我的舌尖，却顽固地怀念起那个土茶壶，怀念壶里“三皮罐”浓酽的茶汤；更怀念捧起罐子时，粗粝陶壁传来的、足以消解整个盛夏酷暑的清冽。

白日的种种感触，在夜阑人静时，悉数涌上心头。我躺在床上，窗外虫鸣如旧，是乡村最固执的背景音。可除此之外，夜便陷入一片深邃的沉寂里。记忆中的此刻，应有西头大伯家芦花鸡试探性的啼鸣，以及东头大黄狗被惊醒后不甘示弱地回应。如今，这些鲜活的声音都听不见了，只剩亘古不变的虫鸣，反而将夜色衬得空洞无比。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朋友在城中霓虹下举杯。我望着窗外沉沉的黑暗，一种莫名的慌乱，在静默中悄然滋生。

早餐时，我指着院角空了的鸡窝问母亲。她正剥着煮鸡蛋，指尖沾着细碎的蛋壳，语气无奈：“前两年你堂哥家的

鸡啄了李婶的油菜苗，吵了好几天……年轻人也嫌鸡屎脏。”她将光洁的鸡蛋递给我，“想吃鸡，现在买起来方便。”我咬着鸡蛋，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刚摸出的热鸡蛋塞到我手里，蛋壳上还沾着鸡的体温与些许草屑——那股带着土腥气的暖意，再也寻不回了。

原来，我魂牵梦萦的“乡村味道”，就封存在那鸡鸣狗吠的烟火里，藏在那泥泞土路的生机中。我们怀念的，正是这旧味道里裹着的、带着泥香的童年。

假期转瞬即逝。临时时，父母将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：新米、菜油、带着露水的青菜。隔壁李婶匆匆赶来，抱着一个金黄的南瓜塞给我：“自家种的，甜！带回城里吃。”

关厢箱时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风又吹过棉田，雪白的棉絮在枝头轻轻晃荡，沾着阳光的暖。我忽然明白了——乡村的味道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标本。它从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鲜活，流淌为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”的温情；而今，它化入水泥路的整洁，太阳能的便利，以及邻里间不曾冷却的挂念里。

引擎发动，后视镜里，父母的身影和那片土地一同渐渐模糊、缩小。当时只道是又一次寻常的归乡，浑然不觉，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——父亲走在田埂上，母亲忙碌在灶台前，他们与我共同构成的那个鲜活的、充满烟火气的家。

而今，老屋空寂，灶火已熄，文中田埂漫步、灯下闲话皆成绝响。那片土地的味道，因他们的远去，也多了一味永远的思念。

往事随想

雨巷旧时光

包元安

天又下起雨来了。这雨，先是细碎的，继而渐渐大了，敲在瓦上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我坐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雨丝，不觉出了神。

巷子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雨水顺着青石板流去，汇成一条小小的溪流。那些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，雨天里更是亮晶晶的，映着灰蒙蒙的天空。我想起幼时，每遇雨天，便赤了脚在石板上跑，水花四溅，沾湿了裤管，却觉得极是有趣。母亲每每见了，便要骂几句，但眼里却含着笑，终是容我玩闹的。

巷口有一株老槐树，怕是有百来年了。树干粗壮，需得两三人合抱。夏日里，枝叶茂密，投下一地阴凉；冬日里，枝桠虬结，向天空伸展，仿佛要抓住些什么。树下原有一口老井，井栏是青石凿成，被绳索磨出深深的痕。后来装了自来水，井便废弃了，只余下一个黑洞洞的口，向天张着。

雨愈下愈大了。巷子里偶尔有人经过，撑了伞，匆匆而行。他们的脚步踏在水洼里，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终于消失在雨声中。这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雨天，也是这般景象，只是那时巷子比现在热闹得多。

那时的巷子里，常有小贩叫卖。卖豆腐的挑着担子，一声声“豆腐哎——”悠长而婉转；磨剪刀的摇着铁片，哗啦啦地响；还有卖糖葫芦的，那鲜红的果子排得整整齐齐，在雨中格外明亮。孩子们围上去，掏出几分钱，便能得一支，含在嘴里，甜得很。如今这些声音都已远去，只怕是刹那，却终将永恒。



州桥老街 左先法 摄



赛马 陆士德 摄

岁月留痕

夜色重阳

郑凌红

秋风起，落叶黄。每近重阳，心中难免起伏不定。不定的是思念之情，尽孝之意，思秋之感。

赶在重阳节前，趁着夜色未曾抵达，踏上了归乡之路。我试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重阳故事。

这几天，天气好得让人心动，除了风有点调皮，一切都接近于那些年铭记于心的“一年好景”。阳光，透过稀疏的云层洒落下来，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心中不禁感慨，真不愧是金秋。走在乡间小道上，空气中弥漫着稻谷成熟的香气，耳边不时传来鸡鸣犬吠，和谐而自然。

抵达村子，看到了村停车场不远处

的老槐树。它见证了过往的时光，也见证了父亲母亲的衰老。我的归来，不免让寂寞的父母稍显忙碌，其中必不可少的是用新鲜菊花泡制而成的茶水。菊花茶，护眼。他们知我用眼较多，忙于生计，陷于文字不可自拔。轻啜一口，清香四溢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餐桌上，我们聊起了这大半年过去的光阴，好像没发生什么，却也发生了很多。幸好，每隔两周的回家频率，让我觉得与父母的距离并不遥远，基本弥补了因时空隔断而缺失的温暖。

饭后，按照传统习俗，我们一同去不远处的菜园及邻近的山头。沿途，落日在前，满目皆金黄，像披了一层袈裟。站在那里，放眼望去，整个村庄尽

收眼底，心中顿时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；原来这就是所谓的“故乡情结”啊！也有另一番美景，那就是——稻田在俯瞰的背景下，一片连着一片，让我有点感动。

我知道，重阳节的传统习俗中，除了登高赏秋之外，还有插茱萸、饮菊花酒等。茱萸，民间定义为驱邪避灾的植物。人们会在这一天，将其佩戴在身上或挂在门窗上，以求平安健康。心想着父母在身边，便没有诗词中所提及的那种萧瑟秋景。夜更深一点，父亲又像往常一样，在客厅里看起了电视，母亲陪着我，我也搬了条小凳子，坐着。

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我好像没有假期，每天忙忙碌碌，为了虚名，也为了

某种执念。于是，看望父母，只能匆匆赶来。我想，父亲和母亲，自然也是晓得重阳节的意义的，他们不会奢求我做什么，或许只希望我常回家看看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已匆匆回城。彼时，躺在床上，脑海中浮现出白日里的种种画面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重阳节是相聚的日子，也是离别的日子。

世间所有的相遇，其实，都是来去匆匆。芳草抱绿了天涯，像黑夜蹉跎了黎明。但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该珍惜眼前，刻在心中。因为只有这样，当我们再次回首往事时，才能发现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，其实早已成了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哪怕是刹那，却终将永恒。

生活感悟

灶台边的立冬

林钊勤

节气到了立冬，风就真的硬了。下午四点多，天光已经软绵绵地塌下来。我推开老家的木门，一股暖烘烘的豆香扑在脸上——娘正在灶台边忙活。

她没听见我进来，正俯身往大锅里看。蒸汽轰轰地往上冒，把她花白的头发也熏得湿了几缕，软塌塌贴在额角。锅里是红豆汤，“咕嘟咕嘟”地顶着锅盖，那些深红的豆子在滚水里翻腾，裂开口、吐出沙。

“回来得正好。”娘直起腰，用袖口抹了把眉梢的汗，“立冬了，得吃点暖和的。”

灶台是老的，瓷砖的釉面泛着岁月的黄，火苗在灶膛里一跳一跳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大大的，晃晃的。她拿起长柄勺，在锅里慢慢搅动。那动作很沉，也很稳，像是一种仪式。立冬的冷，被这一锅热气挡在了门外。

记得小时候，也是立冬，娘总念叨：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。”她会在头一天晚上就泡上红豆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熬。那时我贪睡，总被这豆香唤醒。趴在炕沿上看她往灶里添柴，火光把她的脸映得亮堂堂的。她会舀一小碗，吹凉了递给我。那红豆沙糊在嘴里的温糯香甜，能暖一整天。

“妈，现在城里谁还自己熬豆沙，买现成的多方便。”

她回头看我一眼，手里的活没停：“买的哪有我这个味道，你摸摸。”她把勺子递到我手里，“得熬成这样，沙都出来了，汤还漂亮，才行。”

我接过勺子，沉甸甸的。学着她在锅里划圈，能感到红豆在抵抗，又在融化。那种通过木柄传来的、沉稳的阻力，是任何料理机都无法替代的。旁边的大碗里，是她揉好的面团，盖着湿布，静静地醒着。我知道，接下来她会

把豆沙包进面皮里，蒸出鼓鼓的立冬包子。那包子馅不会太甜，咬一口，自家熬的豆沙有种粗粝的、真实的香。

窗玻璃上蒙着厚厚的白汽，院子里的老柿子树，叶子快掉光了，只剩下几个红艳艳的果子，像小灯笼似的挂着。天色是那种入冬才有的、灰扑扑的蓝。屋里屋外，是两个世界。

看着她微驼的背，我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。那时她乌黑的辫子甩在身后，手脚利落，一人能张罗一大家子的饭食。如今，她的动作慢了许多，添一把柴，要微微顿一下。时光就是这样吗？它不声不响，却把娘的黑发熬成了灶台上空那一片白蒙蒙的汽，把挺直的腰身熬成了微微前倾的弧度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立冬夜舟中作》里写：“人逐年华老，寒随雨意增。”此刻，灶台边的暖意，恰恰反衬出年华老去的寒。可这寒，又被她用一

锅红豆汤，耐心地煨成了另一种暖。包子终于上了蒸笼。她坐到灶前的小凳上，捶了捶腰，看着熊熊的灶火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我说：“人呐，也得像这红豆，经得住熬，才能出沙，才有味道。”

我没接话，只看着窗外。暮色已经降下来，紧紧包裹住这个亮着灯火、飘着食物香气的小屋。立冬，是万物收藏的起始。而娘用她一辈子的工夫，把对生活的耐烦与爱，都收藏在这方寸灶台之间。那些熬化的豆，醒透的面，蒸腾的汽，就是她写给岁月最朴素、也最结实的情书，这灶台边的方寸天地，便是她的江湖，她的自由。

锅里的包子还在蒸着，那香气越来越厚实，像一件无形的、暖和的棉衣，把这个立冬的夜晚，妥帖地穿在了我们身上。